春秋分記

四十

春秋分記卷七十二

宋 程公說 撰

燕世本

姬姓伯爵其先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名曰名康公相成王王自陜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國僻且遠不通諸夏自名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于經案春秋又有南燕姞姓莊公二十年鄭執燕仲

文公　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襄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四年卒在位六年

懿公　謚法愛民質淵曰懿

襄二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四年

襄公傳二十八年夏北燕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今朝晉

簡公　謚法一德不懈曰簡

名款懿公子襄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昭三年奔齊六年齊納之不克在位九年

後十三世而秦滅之

論曰春秋中國諸侯霸彊代興至于起自遠方而通上國則惟江南楚吳越焉燕召公之後國於北陸其地距中國亦遠與江南大略相似而僻陋滋甚終春秋世玉帛不通其在襄公之二十八年傳言北燕伯朝于晉而名不書逮簡公以嬖寵出奔因之略見于經世次年紀之詳經傳皆亡之雖然惟其僻遠而不與中國通也故歷春秋戰國最為永世西都邵雍嘗言曰燕處北陸之

地去中原特遠茍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雍之言其有以審之矣余因摭世本外紀古史等文參校異同緝其始終春秋傳國之序以補燕闕文云

春秋分記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三

宋　程公說　撰

秦世本

嬴姓伯爵其先出自顓頊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是為伯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文公 諡法忠信接禮曰文

襄公子即位四十四年魯隱元年至七年卒在位五十年

寧公 沈約諡法寧字有諡人無諡法

文公孫大子竫公子隱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八年卒在位三十七年

桓公傳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

武公弟莊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八年卒在位二年

宣公 謚法善聞周達曰宣

德公子莊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三十年卒在位十二年

成公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宣公弟莊三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閔二年卒在位四年

穆公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任好德公少子閔二年嗣立明年改元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文六年卒在位三十九年

僖公傳九年冬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納晉惠公夷吾

傳十年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冬秦伯使泠至報問詳見晉

傳十一年夏秦晉伐戎以救周

傳十二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傳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

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改館晉侯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秦始征晉賦也河東置官司焉並詳見晉

傳十九年冬秦取梁詳見梁

傳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諸大夫曰成子趙襄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胡安國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經四年秋晉侯伐秦
傳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
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
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
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經五年夏秦人入鄀傳見鄀

傳六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昌遮切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

秦軍掩晉上軍晉師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傳十三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經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詳見楚)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秦伯罃卒無傳

共公諡法敬長奉上曰共

名稻康公子文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四年卒在位四年

宣公經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傳見晉秦與國

經二年春秦師伐晉傳見晉報崇役

經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無傳

桓公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榮共公子宣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八年

宣公經八年夏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傳八年夏白狄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秦人伐晉無傳

傳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詳見晉

成公經九年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傳九年冬十一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經十有四年冬十月秦伯卒無傳

景公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名厚桓公子成十四年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五年卒在位四十年

襄公傳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苦田切乞師于楚將以伐晉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經十年夏晉師伐秦

傳十年夏六月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經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秋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冬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傳十二年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秦嬴歸于楚景公妹為共王夫人

經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

女叔齊（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詳見晉）冬十一月楚公子干奔晉（以公子圍之亂）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来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来欲同於晉臣子干後来以為羈客矣）史佚有

哀公經四年春王二月葬秦惠公無傳

右秦始終春秋凡十五公書卒者六不書卒者八惟悼公後春秋經終悼公子厲共公以下十三世一百八十八年而始皇并六國及二世而項羽滅之

論曰春秋之世國於河東者晉為大國於江南者楚為彊齊國於山東秦國於河西皆天下形勢之國勢足以相抗力足以相抗故傳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通而亦莫能以數也是以隱然獨彊於西陲而東方諸侯亦無以難秦逮于戰國諸侯之大夫公族其權力與其國君爭於是或遷其世祀割其土地如橫波悍流奔潰四散各極其勢而止大國至有三分小國往往并滅其相與歃血於境上者多非其諸侯之子孫也而秦則祖禰相授恬然內安終之皆折而歸於秦焉勢也是何也秦無事諸侯多事故也無事者日蓄其威而多事者徒內自潰亂也聖人編詩十五國風之次列秦於邶鄘

衛王鄭齊魏唐八國之後益以見其足兼八國而有之

書費誓秦誓終焉亦以周無周公則天下必歸於秦也

故備論之以記春秋戰國之變而秦之所以遂為秦歟

春秋分記卷七十三

師圍鄖鄧師大敗鄖人宵潰

傳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
且日虞(度也)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
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
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
衆商(紂王)周(武王)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
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

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傳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

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

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其

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名熊貲武王子莊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始都郢十九年卒在位十五年

莊公傳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還年戊申還之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經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程頤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荆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曰荆荆本子爵僻在蠻夷不能從中國政令居中國爵號王祭不共故

春秋外之莊二十三年書曰荆人来聘於此始能
修聘而未能備中國之禮故秪書人二十八年荆
伐鄭者猶前志也僖元年書楚人伐鄭至是始改
號楚葢自此寖強矣故皆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
唯秪書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
其強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於是始横十九年
則已盟于齊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用見周衰
微荆楚方張矣至秋之會則書宋公楚子會于盂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公說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臣之於君分不可踰也鬻拳之諫君則是而臨之以兵則非人臣無將而以兵臨君將何所不至前則以兵廹君後則以刖自處若拳者殆勇而不知義非為臣子之法也而左氏顧以為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且飾以君子之言謂為愛君吾不知其說

堵敖 杜預云不成君無謚號者楚皆謂之敖他倣此

名熊艱文王子莊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二年弟頵與隨襲殺堵敖而代立

經傳皆不書

傳三十年夏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僖公經元年秋楚人伐鄭荆始改號曰楚鄭即齊故

經二年冬楚人侵鄭

經三年冬楚人伐鄭傳見鄭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

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
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
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
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書夷狄之也僖
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
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
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
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會陳蔡諸侯

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蠻荆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蠻荆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經二十年冬楚人伐隨傳見隨

經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

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經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秋楚人伐宋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

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絶句有幾

傳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經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傳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經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

子歸傳見夔 冬楚人伐宋圍緡宋叛楚即晉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傳見曾）

經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新注貫耳古者軍中之刑説文以箭貫耳曰聅）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呂祖謙曰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三綱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弑之禍以無三綱故也觀其上有天王而僭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嬀絶於蔡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嬀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既絶此春秋所以惡楚也

穆王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商臣成王大子文元年弒成王自立明年改元至十三年卒在位十二年經傳不書

文公經三年秋楚人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見江

經四年秋楚人滅江

經五年秋楚人滅六傳見六

經九年春三月楚人伐鄭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九年春三月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詳見鄭）夏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及楚平（詳見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經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及止子西子西繿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子家）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田獵陳名）

下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詳見周

經四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之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

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蔿賈）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文成穆）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輈舟轅汰過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

文馬邲夫人使棄諸夢中雲夢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

經五年冬楚子伐鄭

經八年夏六月楚人滅舒蓼冬楚師伐陳

傳八年夏六月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罪也）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冬十月楚子伐鄭

經十年冬楚子伐鄭（傳並見鄭）

經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車裂）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故書

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經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桓子欲還林父曰楚歸而動

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令尹蔿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彘子不可先縠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
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
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請擊之鄭

師為承楚師必敗𣊟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

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叔黨命去之（見六得一言不如楚）趙旃夜至楚軍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舒銳切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

積尸封土其上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

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

傳於蕭詳見蕭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以救蕭故

經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九月不能服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示無去志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退三十里宋及楚平新注公羊言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粮亦見楚粮之欲盡宋雖不盟楚亦自退詳見宋

經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傳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春秋分記卷七十四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